



耕耘“非洲屋脊” 收获桃李芬芳

——中国援埃塞俄比亚农业职教项目实施20周年纪略

□□ 本报记者 买天

又到埃塞俄比亚高原上合欢树花开的季节。树下,中国老师和埃塞学生围坐在一起,互动交流农业职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离合欢树不远的农业职教教室里,中国老师手把手教埃塞学生种养技能……

季节轮转,花谢花开,这样的场景在过去20年中未有间断。一批接着一批来自中国的农业专家,牢记祖国重托,肩负农业职教重任,把一份份优秀的“中国教案”写在素有“非洲屋脊”之称的埃塞大地上。他们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中国承诺”,诠释了“中国精神”,有力服务了中国外交大局,提升了中国援外事业影响力。

“中国教师队伍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专家团队,他们不仅充满热情、努力尽责,而且智慧务实,工作极富成效。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对促进先进农业知识和技术传播、培养非洲农业人才、推动非洲农业发展树立了‘中国榜样’。”埃塞人发自内心的赞美和敬意是对中国援埃塞农业职教项目实施20年来最好的回馈。

“为消除贫穷和饥饿,我选择留下和坚守”

“犹记2002年,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告别了家人的婆娑泪眼,我毅然打点行囊,远涉重洋。脑海浮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古训,从此踏上埃塞土地开启援外教生涯,希冀能为这个国度的人民做点实事。”

峥嵘岁月,痴心未改。湖南省韶山市农业局高级农艺师张茂清回忆说:“多少个日子在埃塞的土地上带领学生‘晨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早已成为我们援外岁月中最深的记忆。”

河北省高碑店市农业局推广研究员李国峰先后五次赴埃塞。期间,妻子患癌症做手术,孩子面临高考……诸多大事都没有让李国峰中断在埃塞的职教工作,“看着课堂上埃塞学生们对现代农业技术知识渴求的眼神,望着周边埃塞百姓在得到我们的帮扶后露出的笑脸,我选择了留下;为了消除贫穷和饥饿,更为了实现自己的农业梦,我选择了坚守。”

在中国农业专家队伍中,许多人和张

茂清、李国峰一样都是只身一人,但也有像彭大军、李美玉和刘运民、王素梅这样的“夫妻档”。

“中国专家执教的很多农学院都地处偏僻,停水、停电、停网是家常便饭,狒狒、野猪、土狼等不速之客时常闯进校舍……”和妻子李美玉一起相约去做“国际农人”的湖南省汉寿县太子庙镇政府研究员彭大军说,外出调研时常会遇到学生上来“认亲”,尽管我们已记不清教过的学生,但他们说一直记得中国老师的脸,“此情此景,那份职业自豪感油然而生。”

见识过非洲各种艰苦条件的河南省虞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刘运民,在面对埃塞更为落后的工作设施和生活条件时,仍不免震惊。“但即便如此,我把妻子王素梅也动员来了。有人不解地问,一个人去就够了,为啥还要拉着爱人一块吃苦?能吃苦、不怕累不就是我们农业人的秉性和可爱之处,不就是我们一辈子不舍不弃的农业情么?”刘运民说。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刘运民夫妻俩不仅在阿拉格农学院创建了小规模灌溉系,还把一手操办的园艺蔬菜实习场地建设成集教学、技术推广、农民培训和经济创收等于一体的综合示范基地,为当地带来人才、效益双丰收。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十多年的援非教学虽没有轰轰烈烈,却在异国他乡传授了知识,收获了师生情,升华了中非友谊。”刘运民说。

“中国专家给我们带来了知识和技能,还有希望和财富”

“老师,你说一些鱼类有繁殖洄游的习性,那么是谁帮它们从海里游到河里?又是谁帮它们从一条河流到另一条河的?”“这是鱼的天性,没人帮它们。”“不对吧,你看河里没水,鱼怎么可能游呢?”我猛然意识到环境和阅历对一个人思维和判断的影响。是啊,生活在这方水土的埃塞学生根本没见过四季长流的河,又怎能理解“间歇性河流就是天然的洄游通道”的概念?”

埃塞学生的懵懂和求知欲,让湖南省株洲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工程师陈向阳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更多农业知识和技能教给埃塞学生。

“路再烂,但我的实践课不能烂!”为了强化埃塞学生实践能力,陈向阳经常带着学生一路泥泞徒步40多分钟去河里捕鱼,然后在河边的合欢树下现场教学,“看着学生们学本事的积极劲儿,所有的辛苦都不值一提。”

“没有仪器,想办法从中国运过来;没有教具,就地取材自己制作;没有鱼塘,揣起袖子掘地三尺挖塘……简陋的教学条件逼着我们一切从零做起。”被埃塞人竖起大拇指称作“铁娘子”的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何望说,“披星戴月忘我教学、白手起家编撰教材、披荆斩棘自制教具”早已成为中国专家们的日常写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埃塞农业职教学校没有统一的专业教材,该国老师只能各自编写讲义,水平参差不齐。为此,何望与陈向阳等夜以继日合作编撰的《水产养殖》教材,被中国农业农村部作为礼物赠送给埃塞农业部。

除了教学和培训,中国专家还把智慧与才能拓展到三尺讲台之外。

“目前在埃塞市场上,野生蘑菇是稀缺产品,一般只有高档餐厅采购,普通百姓面对高昂的价格只能摇头。为此,推广人工栽培蘑菇技术,提升埃塞食用菌产业发展水平,就成为我教学的主攻方向。”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王力说,把知识成果转化为市场效益,让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这是检验农业职教成果的重要标准。

王力带领师生收集农作物秸秆作培养基质,把自行车辐条加工成接种工具,将闲置房屋改造成“生产车间”。从配料、装袋、灭菌到接种、发菌、栽培……当埃塞师生第一次看到一簇簇人工栽培出来的蘑菇时,现场爆发出掌声、欢呼声。“中国老师种出蘑菇”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仅埃塞全国各大农业院校师生前来观摩学习,还有很多附近农民找到王力求教,更有农场主在王力的指导下实现了食用菌产业化发展,带动周边农户增产增收,“是中国专家给我们带来了知识和技能,还有希望和财富!”

“知识改变命运,技术带来财富。”这是王力送给他的埃塞学生罗塔的一句话。如今,罗塔学有所成,已在埃塞一所大学任教,“中国老师的教导让我受益匪浅,如今

我把这句话常常讲给我的学生们。”

“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农业职教是统筹援非农业力量的重要支点”

“中国制造、中国路和中国教师是中国在埃塞的三张名片,我们要通过真实亲诚、努力的工作,不断擦亮中国名片的底色。中国援埃塞农业职教项目植根于当地基层和现实需求,有效推动了埃塞农业进步、人才梯队培养和国民经济发展。”

江苏省互联网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研究员李荣刚说:“作为中国选派的农业职教专家,推动埃塞农业技术提升,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服务国家外事大局,是农业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

和李荣刚一样,20年间一批批中国农业专家秉持相同的理念,在“非洲屋脊”上传道授业解惑,收获桃李满天下。

“中国援埃塞农业职教项目实施20年来,中方累计派出农业职教专家485人次,培训埃塞教师、学生、农技人员近6万人,对促进埃塞农业职教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主任童玉斌说,中方专家在培训埃塞教师骨干、传授教学经验,规范教学标准、协助体系建设和建立实习基地、传授实用技术等三大领域取得不俗成绩,“农业职教项目已然成为中国统筹援非农业力量的重要支点。”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栉风沐雨,硕果累累。中方专家历经5年编撰完成13本农业职教教材,这是埃塞农业职教史上首套系列教材,填补了历史空白,在该国农业职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方专家发挥实践能力强、全面开展实习点建设和实用技术试验示范,一举改变埃塞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习惯,所培养的各类人才遍布埃塞农业系统重要岗位,成为埃塞农业发展的主力军;中方专家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弘扬了敬业奉献、自觉自律等中华民族优秀品质,对改变当地校风民风产生积极影响。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埃塞人说:“中国为什么发展地如此迅速,我们从中国农业职教专家身上找到了答案,看到了榜样。”



中国援埃塞农业职教专家组成员和埃塞农业人员在教材编写研讨。



河南省虞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刘运民和埃塞学生一起收获红薯。



湖南省株洲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工程师陈向阳带领埃塞学生实习。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供图

几曾回眸话非洲

湖南省韶山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 张茂清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2002年秋,我听从党的召唤,远涉重洋,踏上东非高原——埃塞俄比亚的土地支教。屈指数来,13载春秋,尽管历尽艰辛,仍初心未改。

埃塞农业职教项目初创时,专业教材奇缺,学生上课依赖简单的笔记。为抓紧编写教材,我连续挑灯夜战,按照埃塞农职院教学大纲的要求,起草编写了《植物保护》《大田作物生产》《植物保护实习手册》等讲义和实习手册,覆盖多门学科,内容细化到昆虫的形态结构识别、标本制作、杂草鉴定、田间杂草危害调查等方面。

由于当地参考资料奇缺,为尽快完成教材编写任务,我只能大量查阅国内大学教材内容,再翻译成英文,涉及标本制作内容中的图片,多由自己制作昆虫、杂草标本拍照得来。编写《茶叶加工》教学讲义时,为便于学生理解,我制作图文并茂的PPT讲义,把绿茶、红茶、乌龙茶的加工步骤阐释得明明白白,将滴灌施肥挂图讲解得清清楚楚,令当地老师大为赞叹,教学中全部使用我的讲义。为编写《园艺作物生产》中病虫害防治和杂草管理两章节内容,我连续数月攻关,为日后农业农村部组织系列教材的编写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为埃塞农业职教提供了范本。当地多位老师以我的教学讲义和翻译资料为参照,出色地完成了《大田作物生产》《咖啡、茶叶和香料作物生产》《植物保护》等教材的编写。

记忆格外深刻的是,埃塞俄比亚政府的专家教授在教材编撰时更注重理论和缺少田间实践内容,我通过多年田间实践经验,纠正了当地老师对田间调查和预测的观念偏差,指导师生和当地农民科学防治,确保农作物高产稳产,从而提高了理论的实效性。在与埃方共同编撰的《棉花生产》教材中,我们几位中方老师补充了棉花育苗移栽、施肥和生长调控内容,把我国成功推广应用的技术引入教材,为提高埃塞棉花的产量和质量,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是我在埃塞阿拉格实习基地的真实写照。基地刚开始仅有两三万平方米,尔后慢慢扩大到近万平方米。我们每天先到办公室商谈教学事宜后,就直接走到田间地头。整个作物生长期的技术措施必须落到实处,才能确保试验示范成功,其中最难的问题就是水。埃塞的旱季从前一年11月持续到第二年3月,气候异常干燥。为解决试验灌水,我们一开始采用最原始的办法,每周一三五,把水从5-6公里远的一个坝赶到地里,对准备播种或播种后出苗的作物一行行浇灌到位,经常忙至日下西头才能把作物浇灌一遍。后来几年慢慢改进,建设了两个蓄水池,算是基本解决了灌水问题。持续八年,我时常浅吟低唱“晨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时光流转,这里的一草一木逐渐融入了我的生命。去年,我已回到祖国,但对远方的埃塞土地依旧魂牵梦绕。只要祖国需要,我仍将不改初心,不辱使命。

突破困境,“鱼儿”追梦

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何望

20年前我有个强烈的梦——去看看神秘的非洲,并用自己的专长为非洲水产产业发展做点什么。2003年把12岁的女儿托付给朋友后,我作为水产高级专家参与中埃农业职业教育项目,毅然踏上了非洲这片热土,开始追梦之旅。前后十年的援埃塞俄比亚职教历程,我像远游的“鱼儿”一样,在遥远的非洲筑梦、追梦、圆梦。

埃塞俄比亚素有“东非水塔”。尽管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水产产业特别是水产养殖业却极为落后,正处于“婴儿期”,鱼产量远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尤其在斋戒期间鱼类供需矛盾明显。我首次参加职教项目时被分配到Holeta农职院,每学期负责四个班的水产养殖理论和实践课教学。为了使学生们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我绘制了多份挂图,在实践课时对照讲解;为了让学生对鱼池有直观感受,我带领老师和学生们修建了一个5m×3m×1.2m的土池模型;许多材料在埃塞买不到,我就叫丈夫从国内找寻寄过来。两年时间,我一边教学,一边完成了首本《养殖动物的解剖与生理学》的编写,这本教材至今还保留在学院的图书馆里。

2013年12月23日,我再次参加职教项目,来到阿拉格农业职业教育培训学院任教。在学院欢迎会上,我了解到,这个全国最大的农学院竟然没有任何水产养殖实习基地!要知道学好水产养殖可不能纸上谈兵,学生们要掌握真本事必须多实习、多实践。

“没有鱼池,我们就自己动手建一个!”我立即起草了长达16页的项目报告书,从项目背景、地址选择、鱼池的种类和设计、建设预算等多方面阐述了在学院修建鱼池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可行性。报告得到了动科系及学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项目得以迅速开展。

没有基本建筑材料,我就带着学生从十多公里外的河滩拖来沙石,从学校仓库到地搜集旧水管、焊条等;从农民家买来苔草、托家人从国内带来筛绢布;没有项目资金,我自己贴钱;为了工人按时到岗,我为他们免费提供早餐和下午茶;为了工人能坚持下来,就打卡发奖励;学校技术人员没见过鱼池构件,我就画出结构图并附上照片,以便他们了解和制作、组装……2014年整个池塘建设,从选址到施工,我全程主导,身兼数职,事必躬亲;既是设计者,也是施工者;既是组织者,也是协调者;既是监理,也是督工;既是老师,也是工人。我带领学院工人、老师和同学们一锄一铲挖了近4个月,总共历时5个月,终于完成了苗种池建设。学院领导说我所流的汗水将贫瘠的土壤浇灌成了绿洲;施工中我脸上留下的伤疤,在学院师生眼里也成了印在脸上的功勋章。

能为埃塞俄比亚的水产产业发展做点什么、能得到非洲朋友的认可、能为中非友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不正是我要实现的梦想吗?我庆幸能成为骄傲的援埃塞职教人,我庆幸我的汗水没有白流,我的援非职教梦已圆。

一本相册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 何昌永

儿子珍藏着一本相册,说那是父亲援非多年来送给他最珍贵的礼物。而对于我来说,那本相册里所记录的一切,早已成为了自己心中一种铭心的自豪、一段难忘的经历和一份真挚的感情。

2009年11月至2010年7月,我有幸作为援埃塞俄比亚农业职业教育技术援助项目的教师,在埃塞阿拉格农业职业教育培训学院植物系任教。在那片占地500多平方公里的校园里,我与埃方教师的工作交流和与学生们的教学互动赢得了高度认可,与学院领导、教职员工和当地百姓的友好交往获得了深厚友谊和感情。

相册里共有200张照片,记录了我与同事们在埃塞诸多难忘的瞬间。有时任阿拉格农业职业教育培训学院院长OUMER先生、教学副院长BERHANU先生给我儿子的亲笔书信,有学院许多教职员工的涂鸦……凝聚着无数弥足珍贵的友情和关爱。

在阿拉格农业职业教育培训学院,我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植物营养”。根据调研到的埃方教师和学生普遍对如何利用当地资源制作农家肥感兴趣但不会操作的情况,我从认识和搜集肥源、制作堆肥和沤肥等入手,先带学生到田间地头操作,再回到课堂进行理论深化,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近两个月时间里,我带着学生在地里搜集和认识秸秆,在畜禽厂里观察和采集畜禽粪便;具体制作时,我先动手示范,然后分配任务给学生让他们自己操作,并请随行的埃方教师考核;回到课堂,因为有了实践基础,理论引导已不再晦涩,语言交流也不再障碍。学生们对这种教学方式由最初因劳累有抵触情绪,到后来完全接受并充满兴趣;埃方领导、教师也对教学的效果观察在眼中、认可在心里、赞扬在嘴上,系主任TAMARU先生只要有空都参加我的实践课程并亲自负责对学生的操作和实践表现考核。

经学院方请求,我还志愿承担了一个为期一个半月的技术培训“植物营养诊断”课程的教学任务,学员是来自埃塞各地农业部门的100多名技术人员。一次课间休息后,我发现黑板下面卡着一张小纸条,上面用英语歪歪扭扭地写着:“老虎先生,我们爱你!您不仅满怀兴致地教我们埃塞人,还真正有能力教我们,所以感谢您!”(为了方便让学院师生们记住我的名字,我用了在尼日利亚时取的英文名TIGE,被非洲朋友们亲切地称为“Tiger”)。当我拿起小纸条在学员们面前大声念出来时,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泪水已模糊眼眶。

埃方对我们这期援教的五位中国教师的工作考核结果都是“优”。我们在任时,学院所有重大活动都邀请了这期中国援教教师参加,我们和埃方教职员一起吃着美味的ENJERA、喝着沁香的咖啡、跳着刚劲的AMAHALA舞……

时光飞逝,现在距我参加职教项目已过去十年,每每想起在埃塞援教工作时的点点滴滴,我都激动不已。